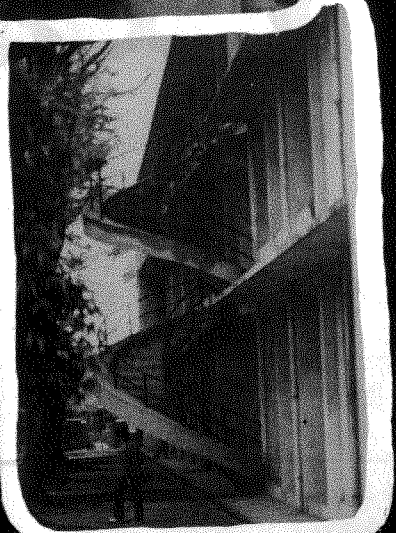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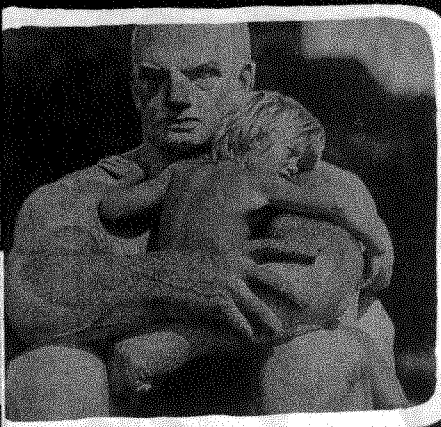


壹. 拓荒時期



一、藥學系與中國醫藥學院同在

就在民國四十七年
「中國醫藥學院」創立
之初，緊跟著藥學系
和醫學系這兩個雙胞
胎因此而誕生了。

可以說，我們藥學
系的歷史一直是
和中國醫藥學院
緊密地連繫在
一起的。

請看中國醫藥學院創立二十周年特刊上，「校史」有這麼一段：

「中國醫學源遠流長，為我國傳統之文化，亦為我國固有之國粹。五千年來，歷經改進與發展，非惟民族命脈賴以綿延，生民疾苦得以解除，而世界各國亦大都採用中醫中藥以治療，成效顯著。惜自十八世紀以來西醫昌明，日新月異，我國光輝燦爛之醫學，反日漸衰落；在大陸時期，有章太炎、陳果夫、陳立夫、焦易堂等諸先生倡導國醫於前，來台後更有覃勤、陳固、陳恭炎諸先生大聲疾呼振興中國醫學；但欲振興中國醫學，非創辦中國醫藥學院，以現代科學方法，改進中國醫藥不為功。本院各創辦人，因於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設籌備會於台中，……四十七年經呈奉教育部台(47)高字第一〇二三一號令：『董事會准予備案，學院亦同時准予立案』，由董事長覃勤兼任院長。十月十日辦理招生事宜，計招收醫科學生兩班，藥學系學生一班，十二月一日正式開學。」

從上述可知，自從有了「中國醫藥學院」創立，就有了我們藥學系。

馬肇選教授說：「我們的學校，成立於篳路藍縷，但其氣勢是開創的。」從開始的「醫政學院」以迄今日的「中國醫藥學院」，從原來幾棟應景的木屋以迄今天的大樓林立和附設醫院，從昔日的一片黯淡到今天的光明遠景，從學籍無著落的「遊民」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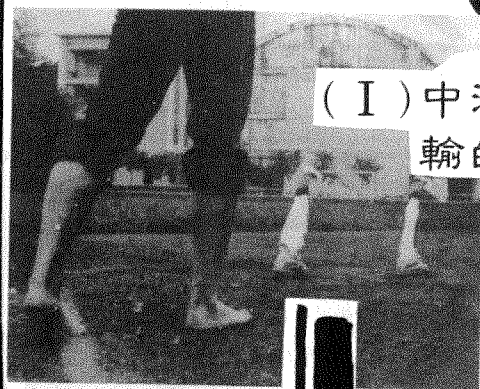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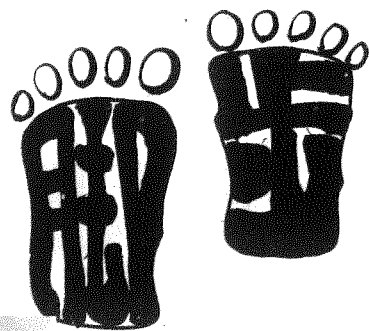
今日海內外成功的校友，這期間所歷盡的滄桑，我們藥學系一直與學校同在。

邱賢添院長任內，他在歡送藥學系第一屆畢業同學致詞說：「各位畢業同學們！您們也太辛苦了，由於學校創設的時間過早，在基礎不穩，設備簡陋，師資缺乏，教材不夠等等情形之下，各位仍能埋頭苦幹，奮鬥努力，刻苦研究，充實所學，終能貫徹

素志，達成今天的成功，本人對您們衷心道賀，並且慶祝您們前途無量。」（「醫苑」第三期）

前賢前哲啓示我們，開創是非常非常艱辛的，所以我們要群起努力，加倍努力，真正地繼續努力建立起一所「開創性」的學校。

二、拓荒的脚步



(I) 中流砥柱的老師和不服輸的學生

在聆聽前輩們口述著創系情景之後，我們總算替前人拓荒的開創性人格找到了註脚：由於環境、物質等各方面的匱乏，使得拓荒的脚步充滿了艱辛和自我奉獻的色彩，但探索知識的熱情和不服輸的衝勁，却使這片原本貧瘠的土地迸發了蓬勃的活力。二十多年來血淚耕耘，我們看到的成果是：中流砥柱的老師和一群不服輸的莘莘學子們，他們以斑駁的華髮和胼胝的雙手，撐起了中醫藥學系的自尊，如同時建立了他們在中醫藥學系成長史上的超然地位。

猶記創系初期，當時學校的師資，設備都非常缺乏，同時也由於社會對於學中醫藥的人仍抱著「學徒」，「郎中」的觀念，無形中學校的聲譽也受到影響，所以招進收來的學生在素質方面也就不太理想了。總之，在當時無論是中醫藥或是我們學校在社會上的地位都是不怎麼高的。在這種環境下，所幸有幾位中流砥柱的老師，如黃占甲、黎漢德、甘偉松、魏吉恆、那琦等專任老師，他們不斷地奉獻，盡心盡力，才終於使整個系能維持下來。諾如黃占甲教授德高望重，為了

聘請優良之教師到處奔跑，親自拜訪；甘偉松老師為了培育後輩發展藥用植物，毅然辭去林試所，專心在此任教迄今。又如黎漢德教授，當時以他的聲望地位，在國內的藥學界可以說是鏗鏘有聲之人，但是二十多年來他却一直留在學校為藥學系盡心盡力，實在令人敬佩，黎教授所教的是藥物化學，為了當時之必要，其授業內容相當廣泛而實用。我們至今仍聽見許多當時的校友提他們到中國醫藥學院記憶最深刻就是藥化，可見影響之深。黎漢德老師不僅授業內容充實、豐富，而且非常的嚴謹，當時的同學進取心非常強，因此常有為了翌日要上藥化課，今晚三更半夜就去搶座位的現象。有幾次黎老師因故不想繼續接受聘書，當同學們知道時就會千方百計的懇求繼續前來授業。黎老師也經常說每次都是因為中醫藥學系之同學之感情太動人了，所以不忍辭去。

同學們向學精神之表現，另外有種種具體之事實，譬如利用暑假，由同學們主動自費聘請台大生化學科老師，重新上兩個月之生化課；學生主動要求利用課餘跟隨助教做畢業論文。因為當時設備簡陋，因此都以最克難的方式進行。有時候學生還要自購材料，有些學生自己覓尋最好之醫院、藥廠、中藥舖，利用假期

實習使實習時間增加等等，不勝枚舉。

這就像是一個窮家子弟想要力爭上游的心境一樣，這一點在我們的系史上比任何一切都重要。因為這股精神力量，終於使我們的表現開始為人所重視，為人所肯定。但很可惜的是，隨著學校師資、設備的改善，及社會上對我們學生觀點的提昇，而當年的那種精神卻相對地逐漸降低了。

(II) 校友助教的慘淡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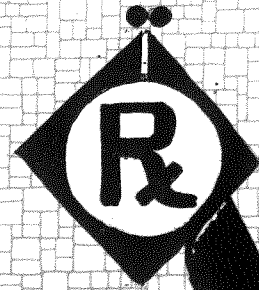
緊接著就是校友回來擔任助教的這個時期。回來擔任助教的校友可以說都是當時成績最優秀的畢業同學，他們因為歷經了拓荒時期的種種艱苦奮鬥，深深體會到為人瞧不起的痛苦，因此他們回來當助教以後，便決心要改善這種情形；他們把整個人都奉獻投注於學校，又因為當時專任教授寥寥無幾，他們就把系上的一切責任擔負起來。也因此他們在教學上十分認真而嚴格，似乎恨不得把胸中所學的一股腦兒全教給學生，往往一堂課下來講得助教們口乾舌燥，同學們更是驚歎補充資料之豐富而有難於消化之感；在做實驗課時也是一絲不苟，不但到處巡視同學們操作情形，而且予以口試，一個實驗從

中午做到夜晚十二點以後那是常有的事，而助教們一直都陪同學們做到那麼晚。

當時系上的實驗設備也很缺乏，因此整個系都靠著校友助教們同心協力撐起來的。記得當時實驗室，研究室的教學設備教材大部分都是由助教到台大、國防等醫學院去模仿而來的。可見當時的助教是如何地用心良苦。但同樣地，助教們也是非常嚴格地要求同學，只希望由我們學校畢業的同學能有一定的水準。由此可知前幾屆的校友助教在我們系的發展史中實在功不可滅。



三、勵進社揭開了社團活動的第一頁



(I) 勵進社的創立

賴榮祥學長說：「勵進」這個名字，顧名思義是要讓每位同學都能夠體會，即使處於惡劣情況下，我們更當自勵自強，無論在德、智、體、群各方面皆能互相勉勵，共同求進步的意思。（註：賴榮祥學長是本系第一屆畢業校友）

在今天，我們都以為「勵進社」就是負責編輯一年一本的系列——「勵進」，如此而已。等我們訪問過「勵進社」創辦人之一的賴榮祥學長之後，才知道我們錯了。「勵進」的命名不僅有它特殊意義存在，「勵進」創社的精神以及學生對於活動的熱心參與響應，在在顯示了學校草創之初，社團、學生和學校之間緊密配合，共謀校務發展的典型例子。

且讓我們靜靜聆聽，賴榮祥學長以創辦者的身份為我們講述「勵進社」創立的經過。

民國47年我們中國醫藥學院誕生了。其時學校剛建立，藥學

系和醫學系的同學是合在同一班，一起上課的。又因為當時學校草創之初，學校非常不穩定，師資也困難，校外校內一片風風雨雨，學生的情緒顯得很低潮。為了使學校學生能夠自己求進步，而且在紛亂當中求穩定；因同學們的良知，也是需要，乃由幾位有心同學共同創立了「勵進社」。「勵進」這個名字，顧名思義是要讓每位同學都能夠體會，即使處於惡劣情況下，我們更當自勵自強，無論在德、智、體、群各方面皆能互相勉勵，共同求進步的意思。在當時，我們是最年輕的醫學院，而且勿庸諱言，那時候一般人的觀念上，我們學校的水準最低；但是儘管社會這樣評價我們，只要我們「勉勵、上進」——勵進，我們自然能開創我們自己的前程。這是我們取名為「勵進」的心志。

從當時以後，「勵進社」一直是校內最活躍的社團，什麼活動都辦。比如開設外國語文補習班，校內的象棋比賽……以至於今天仍存在的「勵進杯」足球賽都是，事實上「勵進社」所辦的活動很廣，並不局限於刊物的發行，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社團。可能很多人會問，辦活動的經費來源呢？一部分是由參與同學自己出會費，一部分由學校課外活動組補助，而大部分是靠社團辦活動來開源的。例如我們舉辦外國語言補習班（英語、日語、法語），請外面老師教導，而收取費用，有的作為老師鐘點費，剩下的就是社費的來源了。

創社之初，從社長以下之幹部都很熱心參與這個社團，以服務、奉獻為主，絕無所謂賺來的錢飽入私囊的心理。我相信到現在也是一樣，大家仍是本著創社時「服務、奉獻」的精神，以一般年青人的熱誠做事，希望我們的系，我們的學校更發展。

就在學校創校一片風雨中，「勵進社」因為學校課外活動組的贊助輔導之下，茁壯成長，而使學生參與了各項活動，使學校和學生之間因有所溝通

而共同為學校發展而努力。「勵進社」乃以這種形式開始，也以這種形式茁長，對學校安定方面可說作了不小的貢獻。

(II) 「勵進」刊物的發行

張弘學長說：這完全是為了爭一口氣，年青人「不平則鳴」的衝勁，使我們締造了「勵進月刊」。註：（張弘學長是本系第四屆畢業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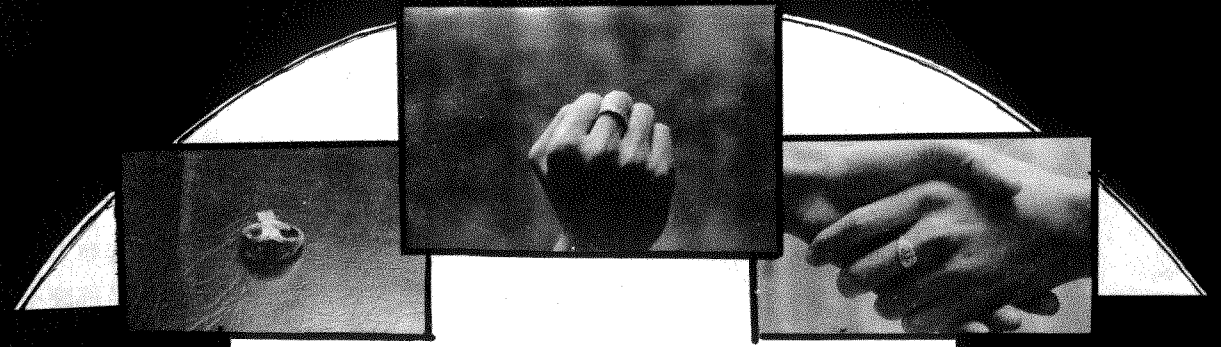
或許還有很多同學不知道，目前我們所拿到的系刊「勵進」，它的前身是由導報形式底「勵進月刊」蛻變而來。而「勵進月刊」創刊號的發行，更包含了一段慷慨激昂，愛校揚譽的故事。在雲林縣虎尾嶼上，故事中男主角之一的張弘學長，為我們娓娓道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秘辛。

談起「勵進月刊」創辦的動機，張弘學長眼眸裏仍不時閃過意氣飛揚的神采：

那時我們看到當時中山醫專（今之中山醫學院），有一個刊物，刊物內容說，台中沒有一所醫學院，他們學校才是。我們看了就很感憤不平，難到我們「中國醫藥學院」不是醫學院嗎？我們覺得事關校譽，我們必須好好地宣揚我們學校給社會各階層人士知道，因此我們就決定十月廿五日光復節創刊。因為當時遇到光復節這等重大節日，各個學校都必須集合在台中體育場（即今之體專）開慶祝大會。我們印了一千份「勵進月刊」，趁著光復節各校到齊的時機，當場散發，連主席臺都發，藉以宣揚我們中國醫藥學院。可以說，「勵進月刊」創刊號，一開始就很成功地造成了聲勢，並且替學校打了一場漂亮的宣傳戰。



四、喪失的傳統——贈畢業生紀念戒指



〔贈畢業生紀念戒指，是一項化無形“團結”為實際聯繫畢業校友形式的傳統〕

林宗且老師（他也是本系第六屆學長）意重心長地告訴我們一個故事：『當年我遠渡重洋，負笈到日本求學，舉目所見，盡是一片陌生臉孔，「念天地之悠悠」的孤寂感實在不好受。有一天，我在學校驀然看到了好熟悉的東西——就是那枚紀念戒指。戴戒指那個人我不認識，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我們校友，因為這枚紀念戒指乃是我們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畢業生所持有，全國獨一無二的。於是，我很激動而興奮地跑過去跟他聊起來……』

就在林學長的激情下，掀開了我們這篇“喪失的傳統”序幕：

本院創立之初，由於所持主旨——宏揚我國固有醫藥，使中西融會貫通，期能產生中西合一之現代新醫學，以濟世救人——與其他醫學院殊異，各界人士均抱著懷疑、不信任的態度；加以最初，採單獨招生制度，更使本院學生受到不平等之歧視。然而，這種外界壓力，非但沒有打垮我們堅持主旨、積極奮發的信心，反而，意外地促使同學們更加團結。團結才能形成力量。

就藥學系的情況而言，藥學系初創時困難重重，能有今日之規模，除由於歷屆系主任之擘劃與認真執行以及全系師生之通力合作外，當初這種系內團結的力量，亦發揮了極大的效力。所謂『團結』，是無形的，我們何以知道呢？可以由一項久已喪失的傳統——贈畢業生紀念戒指而略見一斑。

為了增進畢業校友的聯繫，第一屆學長已創有代表藥學系傳統的戒指制度之構想，其計畫是：每位藥學系畢業生均贈以紀念戒指一枚，戒指上刻著藥學系系徽，戒指內刻有畢業生屆數。但是等到第二屆學長畢業時，在校之第三屆學長方採取實際行動，贈畢業學長紀念戒指；至此，才真正創立了這個具有傳統意義的制度。當時的系徽與現在不同：



當初設立這項傳統，乃希望使每位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畢業生均擁有一枚紀念戒指，藉此來代表藥學系的一項傳統，更重要的是，有助於畢業系友的聯繫。不幸這個傳統却於第九屆時中斷，至今未曾恢復，甚至已漸被遺忘而不為身為藥學系一分子的我們所知，相當可惜。

藥學系之發展與進步的責任，非惟在校師生所負，亦為所有

畢業校友之責。藥學系創立迄今，經歷了二十多年艱辛的路程，歷史的背後總是有許多無名英雄；現在，我們所要特別提到的是畢業系友對藥學系的默默耕耘。許多系友對藥學系依舊懷著無限的眷念與關懷，遇有奉獻力量的機會，絕對不遺餘力，全力相助；諸如系圖書館未成立之時，僅具一小小的圖書室，書籍、經費均乏，有心的系友，為使在校學弟學妹有更好的讀書環境，陸陸續續的捐贈了書籍與經費，才使圖書室略具規模，奠下了成立系圖書館的基礎。

然而，由於系上對畢業系友的聯繫工作不甚理想，加以戒指制度一中斷，又切斷了一條聯繫路線。若能改善這種情形，必可使系友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在校生、畢業生的力量融合，如此，則能產生更大的團結力量。

近來，藥學事業的萎靡不振，需要靠我們本身努力圖自強，「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力。」，因此，首先要能團結群力，在此提出戒指一事，或許引起考慮恢復這項傳統，但最重要的是，盼能引發大家對戒指傳統意義的深思，更希望藉此對藥學系的團結有所幫助。

民國五十二年本院全院性綜合刊物「醫苑」由醫學系主辦，經當年藥學會第三屆全體理監事力爭後設為合辦方式，負責人輪流擔任刊物名稱改為醫系學苑，經過幾年之合作後來又分開了，於醫藥學苑留下來做為醫學系系刊，而本學系將勵進改為正式之系刊。

張弘學長說：這完全是為了要爭一口氣，年青人「不平則鳴」的衝勁使我們締造了「勵進月刊」。在內容上並不是只有藥學系的報導而已，它是全校性之報導，猶如今之「導報」形式；第一版是報導學校活動綜合版，第二版屬於學術方面，第三版刊載文藝稿，第四版是社團方面報導。每一期印一千份，完全免費，至於它的經費則是從「勵進社」而來。

「勵進月刊」一共編了十六期，後來因為順應時代潮流，從十七期起，在蔡輝彥學長任內做了大的變動，「勵進」改為合訂本，雖然只是薄薄的38頁，卻為今日的「勵進」模式踏出大大的一步。17期「園丁心聲」對於該期新面貌有這麼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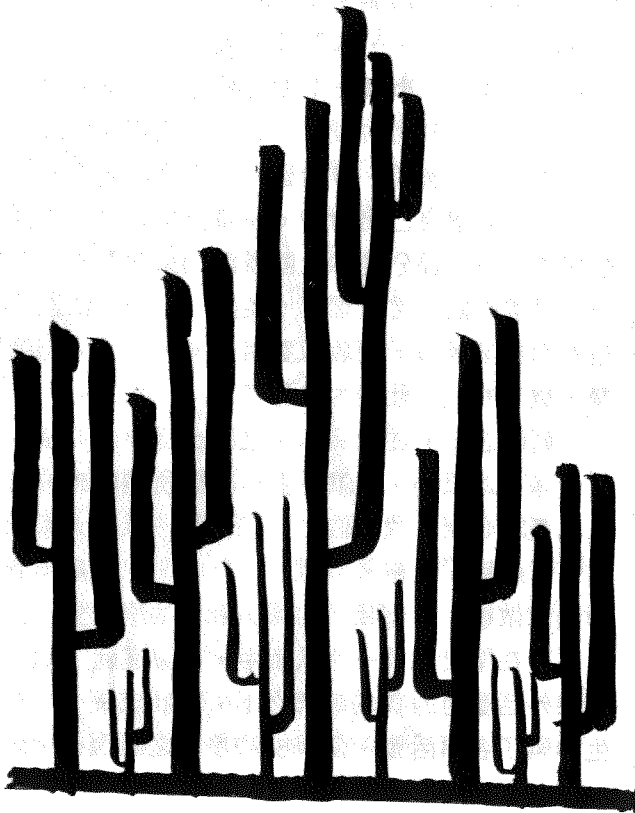
「勵進社從創刊迄今，三易版面——最早僅出刊8開單張，而以報導院方新聞為主；後來改成了32開本，在內容方面加強了醫藥稿和文藝稿。這一期我們為提高刊物的學術價值，擴大版面，增加頁數，俾使能夠刊登更多、更長的論著，以應讀者需求。」

「勵進改版並非本任負責人員斷然的主張。早在上任負責人員或更早以前便有這項計劃，我們不過將它付諸實現罷了。聲明此點，為恐有人誤會，本刊同仁有意炫耀一己的才能，起而與其他刊物相抗衡。我們的增版，所本的是勵進精神，所求的是學院光明的前途。本刊同仁本著此一目標和精神，共心協力，辦好這本刊物。」

直到65年，夜間部成立藥導社，使得勵進的經

費減半，只得靠拉廣告的收入來補其不足。因此27和28期的「勵進」全是由日間部同學負責。後來有感於團結就是力量，29期的勵進開始了日夜間部系刊合辦的契機，由當時的課外活動組張主任主持，藥導社社長楊慧貞及藥學會理事長魏訓連負責討論合辦細節，最後圓滿結束，於是29期的勵進在大家同心合力的熱誠下完成「它」。（見勵進29期「社長的話」）。

今日的「勵進」就是承續著過去前輩們努力的成果，藉以開創明天更美好的遠景。



藥園

五、藥圃

〔即使你不知道中醫學院有幾個系，你也必然聽過中醫學院有個名聞全省的藥圃〕

上過藥用植物學的同學，談到採藥莫不手足舞蹈，喜形於色，因為大自然的美景是那麼令人嚮往，令人陶醉。加之師生一群，或徒步或乘車，翻山越嶺涉水而過，足跡踏過整個中部，嘗盡了鄉野風光，名勝古跡，當手裏拿著採集箱，邊走邊哼著那不成調的採藥歌：「採藥採藥上南山，南山有個不老仙，神丹妙藥靈芝草，無憂無慮樂陶然。」治上課與郊遊於一爐，不覺使人胸懷為之大開，忘卻了塵囂的煩惱，世事的冗碌。儼然一派方外之流，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真是人生一大樂事也。

本學院學生在學習上，一向不甘後人，為了教學和研究的方便，早在民國五十四年就開闢了一所「藥用植物標本園」，以為實習之用。其間雖因學校建築運動場而偏促於一隅，因之損失了甚多珍貴的藥用植物，使原有四百五十餘之標本剩下三百多種，所幸由於同學熱心支持及雇有專人管理，種類日起有增。

在此，我們特別請以藥圃為大本營的藥草會，為我們介紹多彩多姿的藥圃。全文以第三人稱貫穿，文中的「他」不正是踏入藥圃的你我的最佳寫照！



灰濛濛的，晚秋的太陽總是躲的老快，他輕輕的放下那一把已微禿了的鋤頭，拿起圍在頸上的毛巾擦了擦汗，順手點燃一根香烟，在裊裊的輕烟中，思緒於焉展開。

那是十八年前的暮冬了，風冷、水凍，瑟瑟的寒風吹得剛要冒出的新芽，兀自緊縮得不敢探出頭來。面對著這三百七十一坪新闢的藥圃，他拉了拉衣領，又埋首一鋤一鏟的挖下去，汗水竟不期然地自額頭泊泊的泪出，「就讓它流吧！」他想：「『汗滴禾下鋤』，就以汗水滋潤這藥圃吧！或許承繼中醫藥的道統，就靠這一塊園地哩！」思緒起伏，他不禁暗暗罵道：「真是忘本啊！這批崇洋的人，

也不想中國幾千年來是怎麼綿衍下來的，怎麼！一些合成藥品出來，就說中醫藥不科學，落伍啦！人家洋人都還在拼命研究呢！真是忘本啊！」

那天和甘偉松教授聊天，甘教授提起藥圃就不禁意興過飛，甘教授說藥圃開闢於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中旬完成，本院師生，本於發揚國粹，及配合教學研究，而創立「藥用植物標本園」，且提供植物化學、生藥學之應用並加以科學整理，發掘民間特效驗方。三百多坪的面積，不到一年的時間，已栽培四百五十餘種，仍不斷地向各地蒐集品種，種類陸續增加，倘譽為本省最完備的藥用植物標本園堪受之而無愧。

想著想著，竟一鋤重似一鋤，挖得老深，待驀地回過神來，不由得笑自個兒的癡了。隨手拿了一株「蜘蛛抱蛋」種了下去。環顧四周，近一年的辛勤耕耘，不知不覺竟也栽種了四百五十餘種了，多虧各位老師和學生們的幫忙，將藥圃依 Engler 氏分類法，在甘偉松教授指導下，由低等植物（蕨類植物）至高等植物（離瓣花植物→合瓣花植物→單子葉植物）順序排列，分科栽植。又標上統一的中文學名和拉丁學名，才能使藥圃的栽植和整理，進行得這麼順利「『德不孤，必有鄰。』古人誠不欺我。」他想。

分類分科標準明確，詢求便利，若霖恩所及，如歷其境，是以教學方便，增進學習研究興趣與效率，實為本藥圃之最大特點。

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學校決定整建運動場，緊鄰的藥圃首當其衝，剷除部份珍貴藥用植物是免不了的。動工那天，望著那曾是他的心血結晶，被一株株的踞斷，倒地、起火，化為灰燼，不爭氣的淚，順著臉頰慢慢的掉下來，那晚，他失眠了。

時間如自駒過隙，十三個年頭在忙碌中，悄然消逝，換來的，是一園的濃蔭。園中央的涼亭上，一樹非洲牽牛，寬廣的葉子，彷彿無數隻耳朵，不知靜靜的傾聽過多少甜蜜語，幾度山盟海誓。而那高聳的玉蘭花啊！更會令多少多情少男於旭日初昇時，即來到樹下，輕輕採了花，送給伊，那「自水中嫋嫋向我而來」的紅蓮。呵！醉了，醉了。李白

來乾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自古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醉又何妨，要葛花自己採罷。

民國六十九年郭院長榮趙到任，提出「校園藥園化」的構想，於是他更加忙碌了。學校請了中興大學園藝系主任規劃藥園，於七十一年完工，花台式的設計，使藥園忽地亮麗起來，玫瑰、美人蕉、長春花，爭奇鬥妍。校園內佈滿了約八百種植物，呵！好大的家族。當黃昏降臨時，他細心的為每一個藥圃澆水。哦，親親，絢爛的陽光，可曾將妳晒昏。

在學校及甘教授的爭取下，衛生署補助學校設置盆景房一座，約可種植盆景九百盆，他算計一下，現在校內共有藥用植物九十六科一千二百八十七種，滿足的笑意，自其嘴角泛起。十八個年頭了，好漫長的歲月啊。當年的夢想，使這一片園地，肩負起傳承中醫藥的重責大任，終於能見到眉目了，至少對於台灣藥用植物之開發利用，教學研究，當大有裨益，現在唯一令其感到缺憾的是，因氣溫、雨量、土壤、日光、地勢等因素的限制，使得許多植物的生態及成份改變，且有許多不適宜本藥園之栽培，實在是美中不足啊！

烟灰慢慢掉落下來，他拈息了烟，拍拍身上的塵土，正欲轉身離去，忽聽得一群學生笑鬧地說：「這一棵不會，就把它拔掉呀！」「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啊！現在的年輕人，要不得啊！」他搖頭嘆息。落日的餘暉，將他的身影拉得好長、好長。